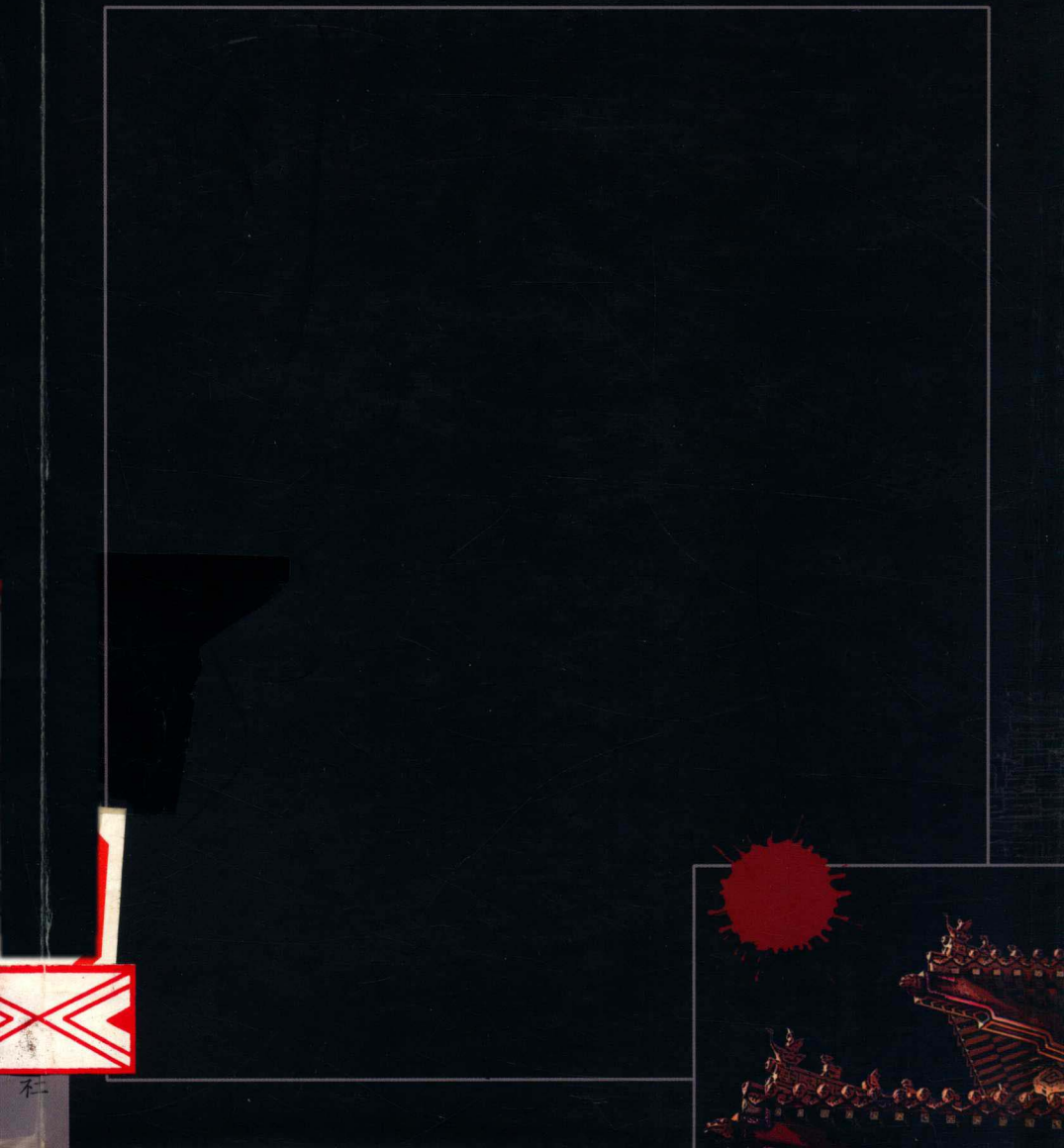


齐振铎 著

1931 FIRST REBEL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中国抗战第一枪



1931 FIRST REBEL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中国抗战第一枪

齐振铎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31·中国抗战第一枪/齐振铎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4. 8

ISBN 7-80153-966-4

I. 1… II. 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9166 号

书 名: 1931·中国抗战第一枪

作 者: 齐振铎

责任编辑: 言 午

装帧设计: 钱海燕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编: 10073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黑龙江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字 数: 160 千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125

印 数: 1-10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53-966-4/I·089

定 价: 16.00 元

序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辽宁沦陷，吉林沦陷，中国大地处于一片阴霾之中，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面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民族英雄马占山向所属仅有的一万官兵，发出了“与其不战而亡，何如誓死一拼以尽天职！”的号令。于是，1931年11月4日凌晨5时，震惊中外的江桥战役爆发，中国人民在祖国的北疆，打响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枪。就是这第一枪，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而且书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史的壮丽篇章。对于这种爱国情操和英雄壮举，邹韬奋称其“为中华民族前途生路之所系。”毛泽东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马占山将军年逾半百，仍在抗战的最前线与敌周旋，这种精神值得全国钦佩。”

风云变幻，弹指一挥间。半个多世纪之后的1990年，生活在江桥战役土地上、在文艺界享有较高名望的作家齐振铎先生，深为马占山的民族气节所震撼，为告慰马占山的英灵，他萌生了写作一部以马占山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的想法。

英雄壮哉豪杰颂，江湖夜雨十年灯。在此后的10年间，为搜集相关史料，齐振铎先生先后三次赴泰来县江桥抗战主战场，三次深入当年打响第一枪的三道防线，三次进京采访马占山女儿，两易小说文稿，终于在2002年10月完成书稿。由于多年笔耕不辍，积劳成疾，齐振铎先生于2003年5月病逝，这部长篇小说成为齐振铎先生的最后遗作。

统观全书，小说虽以江桥战役为背景，作者却没有一味地突出战争场面，而是转到战争的背后，以尊重历史的创作态度，以作家独有

1931 · 中国抗战第一枪

的生动笔触，着意描写马占山与侵略者和内奸斗志斗勇、身处险境却能化险为夷的惊心历程，着意描写马占山抛舍家业、与亲人挥泪告别的感人场景，着意描写马占山面对日军新奇武器和猛烈枪炮以热血应付、以头颅拼挡的英雄气概。小说没有把马占山当作一个“神”，而是立足一个普遍人，有血有肉的凸现了马占山临危不乱、沉着应对的英雄气质和视国家、民族利益如生命的爱国情操。

“不依古法但横行，自有云雷绕膝生。”作者一改传统写作方法，匠心独运，自出机杼，将影视剧的创作方法与小说的写作手法有机结合起来，以洗炼的文字风格、简洁生动的叙述方式，在节奏感把握、时空切换上体现了鲜明的画面感。小说虽常以特写镜头再现马占山当年的生活、斗争场景，但整个故事挥洒自如，井然有序，环环紧扣，极具悬念性和艺术感染力，读来酣畅淋漓，令人爱不释手。

《1931·中国抗战第一枪》一书，虽只记录了马占山1931年10月临危受命，至1932年撤入前苏联短暂的抗战历史，但却昭示人们：以史为鉴，勿忘国耻。在和平和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形势下，我们尤其需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使之融入中华儿女的铮铮铁骨，让每个人的报国之举汇集成强大推力，共助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更加富强！

孙启文

2004年6月18日于哈尔滨

内 容 简 介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辽宁省代主席臧式毅，吉林省代主席熙洽投降，日本关东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辽吉，而后便大举进攻黑龙江。

黑河镇守使兼警备司令马占山（时年46岁），临危受命，由黑河取道哈尔滨，再由中东路西行，于10月19日晚到达省会齐齐哈尔上任，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

开始，关东军以修复哈葛尔嫩江江桥为借口，迫使马占山就范，妄图轻取黑龙江阴谋落空以后，开始调集兵力。进入11月，关东军出动多门师团，铁道守备队，旅顺炮团约2万多人参战，并配有飞机、坦克车、重炮、装甲车助战。马占山仅以一旅之众，在嫩江桥北岸、大兴、三间房修筑三道防线抗击敌人。黑龙江守军作战非常勇猛，重创了敌人。11月中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向日本求援，由东京派来广崎混成旅团，由朝鲜派来弘前旅团，兵力超过3万。11月17、18两日战斗已近白日化，黑龙江守军虽奋勇杀敌，但终因敌人兵力源源不断，武器精良，而守军却越战越少，寡不敌众。

为了保存实力，继续抗日，11月18日，马占山下命撤出阵地，同时，黑龙江两署和军队一起撤到海伦。

到了海伦，马占山开始休整部队，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关东军对马占山也采取了拉拢和诱降策略。但马占山毕竟不是臧式毅和熙洽，一次次挫败敌人的阴谋，并重新进攻齐齐哈尔和会攻哈尔滨。1932年6月，关东军对马占山失去耐心，决定消灭他。马占山继续和

1931 • 中国抗战第一枪

敌人作战,伤亡惨重。11月29日,马占山、苏炳文、谢珂等将领,退到满洲里,撤入苏联。轰轰烈烈的第一场抗日作战,坚持一年多,宣告结束。

国难当头,马占山率先抗日,当时轰动了国内和国际,受到了好评。

毛泽东同志对马占山有过极高的评价,1938年,在延安各界欢迎马占山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致词说:“马将军8年前在黑龙江首先抗日,那时红军在南方即致电热烈欢迎,8年之前红军已与马将军成为抗日同志,马将军年逾半百,仍在抗战的最前线与敌周旋,这种精神值得全国钦佩。”毛泽东还说:“今天开会欢迎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马将军,中国古代社会既是欢迎有始有终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半途而废的人是不被人欢迎,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战到底。”

1

1931年，齐齐哈尔的初冬，黄昏来得特别早，夕阳没有持续很久，暮色就已悄悄来临，这座破烂不堪的古城，在渐渐扩大的阴影笼罩下，增添了许多苍凉。

齐齐哈尔作为中国北部边陲的军事重地，早在17世纪中叶，大清朝廷的抗击沙俄侵略，就设立了从吉林市经嫩江县达爱辉县的驿路，驿路中共设19个驿站，其中包括卜奎站（即齐齐哈尔站）。

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因东北形势紧要上奏清廷，在嫩江东岸卜奎站筑城，这就是齐齐哈尔城。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齐齐哈尔由黑龙江将军和齐齐哈尔副都统直辖，齐齐哈尔成为当显黑龙江首府，黑龙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但是现在，街市两旁的铺面门窗紧闭着。为数不多的行人神色不安，脚步匆匆地走着，脸上露着惊恐，整个城市显得十分冷清。

这时，从省府大门口开出两辆旧式轿车，出门向南拐，出了迎恩门又向东开去。

稍后，又一辆四轮马车从大门口奔出，车夫扬鞭策马，随着一声鞭响，马车奔出迎恩门，一直向南奔去。

轿车在凹凸不平的马路上颠簸着……车里，谢珂和万国宾并排坐在后排座位上，心事重重，表情严肃。

谢珂，43岁，身着戎装，时任黑龙江省军事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万国宾，24岁，一身中山装打扮，时任黑龙江省省府委员兼洮昂铁路局局长。

此时，四轮马车也在路上奔跑着，李维周心神不定地坐在后面的座位上，不时地探出身子朝前看去，焦急地催促着车夫：“快点赶，快

1931 • 中国抗战第一枪

点，快点赶！”修葺。11月29日，马占山、苏炳文、谢珂等将领，退到

车夫也着急了起来，紧抖马缰，一迭连声地喊：“驾——驾——驾”，马车随之狂奔起来……

2

在龙沙旅馆的日式酒吧里，身着和服的林义秀和穿着睡衣的赵仲仁盘腿坐在一张矮桌前喝酒说话。林义秀是日本关东军少佐，日本驻黑龙江特务机关长，但此时的公开身份是龙沙旅馆掌柜。他是日本潜伏在黑龙江多年的特务。

赵仲仁是黑龙江省府委员，是一个铁杆汉奸。

酒过三巡，林义秀醉眼惺忪地看看赵仲仁又看看跪在赵仲仁身后为赵按摩的日妓，笑嘻嘻地说：“赵委员，酒过三巡，品出点滋味了吧？”

赵仲仁嘿嘿笑着，道：“我说过，龙沙旅馆的酒，就是比别处的好，我早就品出滋味来了。”

林义秀道：“哼，我知道你，此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斜视一眼日妓，怎么样，去消遣消遣？

日妓手法娴熟地为赵仲按摩双肩，赵仲仁淫荡地笑笑，道：“当然，到龙沙旅馆来喝酒，可不光是冲着酒来的呀！”说完也哈哈地笑起来。

林义秀附和地笑了笑，煞有介事地说：“可惜呀，只怕赵委员的闲情逸致今后不会多喽……”

赵仲仁一怔，猛抬头，直视林义秀几秒，问道：“什么意思？林掌柜不欢迎我来？”

林义秀扬扬手说：“唉，不是，不是……”他收住话头，正视赵仲仁片刻，“赵委员，你做为省府委员，不会意识不到时局的严重性

吧？”

赵仲仁一时语塞，愣怔片刻后，扭头冲身后的日妓“嗯”了一声。

日妓顺从地站起来，朝内门走去……

就在林义秀和赵仲仁在龙沙旅馆饮酒说话之时，谢珂和万国宾坐着轿车来到了齐齐哈尔火车站，轿车开到站台上，谢珂、万国宾及一些随从走上站台，等候从哈尔滨方向开来的火车。

不久，随着一声嘹亮的汽笛声，一列火车徐徐进站，慢慢停稳。迎候人群正面的一节火车车门打开了。稍顷，马占山出现在车门口，微笑地向迎候的人们招着手，副官杜海山腋下夹着皮包跟在后面。

马占山，字秀芳。1885年11月30日出生于辽宁省怀德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因为家庭贫寒，从小就给地主放马，练就一身娴熟马术。18岁那年，因放牧时丢失一匹马，被迫逃亡在外，沦为土匪，后为清军收编。1911年，马占山投靠清军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充任四营中哨哨长。1913年吴部改为中央骑兵第二旅，马占山当上了三团二连连长。1918年晋升营长。1920年随吴俊升赴黑龙江省，任骑兵团长。1925年，升任东北陆军第十七师骑兵第五旅旅长。皇姑屯事件以后，马占山被任命为黑龙江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同年冬改任黑龙江剿匪司令。1929年任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1930年10月任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九·一八”事变以后，即1931年10月10日，中央政府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接到任命以后，于10月19日晚，自黑河经哈尔滨来到齐齐哈尔赴任。

马占山个头不高，一身军人打扮，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地出现在众人面前，一看就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

谢珂跨前一步，先向马占山行举手礼，然后和马占山握手，道：“马主席，一路辛苦啦！”

马占山笑笑说：“还好还好，我马占山姗姗来迟，害得各位久等了！”

1931 • 中国抗战第一枪

谢珂笑道：“主席太客气了……”转身指着万国宾说，“江省的临时主持，万司令的大公子……”

万国宾急忙向马占山伸出手说：“万国宾”

马占山客气地跟他握了握手，点头道：“知道，知道，令尊大人是我的老前辈，二八年的时候，我就在他的麾下当旅长。”

谢珂指指不远处的轿车说：“走吧，马主席，请上车吧！”

万国宾附和着道：“上车，上车……”

“好，好！”马占山轻轻颌首，率先朝轿车走去，谢珂、万国宾等人尾随其后。

3

赵仲仁已无心喝酒，他惊愕地看着林义秀道：“你……你亲自去的洮南，收买张海鹏？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林义秀嘻嘻笑着说：“我是什么人？日本人啊？这你是知道的呀！”

“哎哎哎，我说的不是这个……”赵仲仁连连摆手，“我是说，你……‘龙沙旅馆’的掌柜，普普通通的日本人，怎么参与起政治来了？”

林义秀诡秘地笑一笑，道：“嗨，受朋友之托呗。我侨居中国的时间较长，熟悉中国的国情，有朋友求我，我能不帮忙嘛！再说，商人哪有不爱钱的，他们给了我一笔可观的奖金！”

赵仲仁似乎明白了，轻轻点头，道：“这倒是，收买张海鹏非同小可，是应该褒奖……不过，对你来说，不仅仅是得点奖金的问题吧？今后，关东军对你得另眼相看了！”

林义秀满不在乎地笑笑，道：“他们对我如何看待都无所谓，我毕竟是日本人！可我关心的是你，我最好的中国朋友……”

赵仲仁感激地笑一笑，随后微微皱眉说：“林掌柜，你对时局的发展如何看，你有消息来源，可千万别瞒着我们！”

“看，你把话扯远了不是！”林义秀嗔怪地瞪了一眼赵仲仁，“别看我是日本人，但我很看重与中国人的友谊——这不是在提醒你嘛！”

赵仲仁向前探探身子，道：“林掌柜，你快说说，江省的局势将会怎么样？”

林义秀沉吟半晌，然后故意卖弄地说：“怎么样，不是明摆着嘛！关东军攻陷辽吉，北进黑龙江，这是一套完整的军事部署。只是进攻黑龙江的速度较慢，那是因为有两点困难：一是兵力不足，黑龙江没有日本守备队；二是中东铁路横贯江省境内，进攻黑龙江，担心苏联出兵干涉……现在好了，收编了张海鹏，即解决了兵力不足的困难，又避免了苏联那边的麻烦，这是关东军的‘以华治华’策略……”

赵仲仁怔怔地看着林义秀，道：“林掌柜，关东军能打进黑龙江么？”

林义秀冷冷地笑一笑，道：“毫无疑问，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呀，赵委员，你老兄也该考虑考虑今后的打算了。日后关东军打进黑龙江，我也好替你们说说话呀！”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赵仲仁诚恳地看着林义秀。

这个时候，四轮马车在一个胡同口停下，李维周匆忙下车朝一条窄街陋巷里走去。

这时就是齐齐哈尔著名的商业区——永安里。

1907年，齐齐哈尔城南开创商埠，城市开始繁华起来，京津娼妓来齐者较多，省城巡警局为便于管理，划定北至新开路，西至永安街；南至芙蓉街；南北走向六条胡同，即余乐胡同、长乐胡同、康乐胡同、和乐胡同、安乐胡同、阴沟胡同。这里商号作坊星罗棋布，妓院赌场鳞次栉比，这些卖买互为依存，相得益彰。

到了1929年，永安里已有妓院54家，妓女500多名，其中日本

1931 • 中国抗战第一枪

妓院4处,妓女18名,朝鲜妓院3处,妓女10名。龙沙旅馆是永安里的二等妓馆,也是永安里最好的妓院。它是1913年从外地迁来最早的一家日本妓馆。

李维周在曲经通幽的永安里匆匆走着。巷子里霓虹灯闪烁,当街卖俏的妓女纠缠着嫖客。

李维周走到翠喜堂门口时,两个妓女迎上来。一个说:“哟,这不是李大人吗,这是干嘛去呀,急急忙忙的样子?来来来,进屋喝杯茶……”说着就拉住李维周的胳膊不放。

李维周一边扒开妓女的手一边说:“嗨,都啥时候了,哪还有心思……”

另一个也拉住李维周的衣大襟不放,嗲声嗲气地说:“瞧您说的,啥时候也不能忘了我们啊,要不您来这里干嘛呀?”

李维周看着两个搔首弄姿的妓女,哭丧着脸子说:“快松手,我有事儿,别胡闹。快松开!”他用力挣脱两个妓女的纠缠,小跑着往前奔……

美乐堂的两个妓女也迎过来,看这情形,只好作罢。

看着李维周匆匆逃离的背影,先前那个妓女说:“嗨,李大人可不是从前的李大人了,现在是省府的官员,哪还能光顾咱们这四等小店呀,人家是去‘双顺班’!”

“他才不去‘双顺班’呢,最近一直在‘龙沙旅馆’里泡日本娘们——哼,日本娘们多啥呀?还不都是一个味!”

“日本娘们会发贱,这些臭男人,见了会发贱的女人骨头都酥!”

几个妓女七嘴八舌地说着,说完便“哈哈”地一阵浪笑……

李维周走到龙沙旅馆门前,稍许停顿,看看那块多少有些日本风情的横匾,便朝大门走去……

仍然坐在矮桌前喝酒聊天的赵仲仁和林义秀,见匆匆进屋的李维周不禁大吃一惊。

李维周进门就冲赵仲仁嚷嚷起来:“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

有心思在这儿喝酒！”

赵仲仁愣怔地看着李维周，道：“怎么啦？发生什么事情？”

李维周急得在地上踱步，道：“马占山到了！”他掏出手绢擦汗，“谢珂去车站接了，说不定这会已经接回来了……”

林义秀慢腾腾地站起来，在地上迈着方步，不动声色地说：“马占山到了也值得这样大惊小怪？他又没长三头六臂，你怕什么？”

李维周无奈地摇摇头，道：“马占山这个人……嗨，是很难对付的……”

林义秀毫不在意地笑笑，道：“不管他怎么难对付，也是他有他的千条妙计，你有你的一定之规。”

赵仲仁冷冷一笑说：“他再有能耐，也是初来乍到，他奈何不得我们！”

林义秀笑嘻嘻地冲赵仲仁伸出大拇指说：“还是赵委员说得对，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记住了，不管谁来，不管阻力有多大，都要坚持主和，同意张海鹏进驻黑龙江，千万别和日本人对着干。赵委员，眼下是关键时刻，团结吉德纯、刘允升、窦联芳……”他看一眼李维周，“你们五个人，在省府里，力量不算小了。”

赵仲仁、李维周轻轻点头赞同。

林义秀得意地笑笑，又说：“如果你们按照我说的去办了，关东军过来以后，我好替你们说说话，那时，你们照样当官！”

赵仲仁、李维周感激地看着林义秀，频频点头，宽慰地笑了。

4

马占山办公室里，灯火通明，马占山坐在偌大的办公桌前静听谢珂、万国宾汇报工作。

谢珂说“……为了加强江省防务，从九月下旬开始，我将朴炳珊

1931 • 中国抗战第一枪

炮团调驻齐齐哈尔，委任朴为警备司令；将程志远旅的朱凤阳团从泰康调驻泰来，负责洮南方面的警戒；将拜泉的吴松林骑兵旅调驻齐齐哈尔城里，看住省城南大门；调徐宝珍团开赴江桥北岸，沿江构筑工事……”

马占山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眯起双眼，轻轻点头。

谢珂接着说：“10月13日，张海鹏派亲信少鼐徐景隆率徐旅9、11、12和3000多人从洮南北进，15日到达泰来，建立了临时司令部。同日，日军出动两架飞机对我江桥守军进行轰炸，16日拂晓，叛军向我军阵地发起进攻……”

马占山微微皱眉，小声骂道：“妈拉个巴子的！”

谢珂继续说：“我守军团长徐宝珍，指挥有方，全团将士顽强抵抗，叛军损失惨重，徐景隆触雷身亡！”

马占山扬扬眉，拍了一下桌子道：“死有余辜！”

这时万国宾插话说：“为了造成北时敌人的困难，我已经把洮南铁路局的所有车辆陆续调到昂昂溪，敌人想乘车北进已经不可能了；同时还拆毁一段桥上的铁轨，火车已经无法过桥……”

马占山皱皱眉头，看看万国宾，没有吭声。

谢珂沉吟片刻，又说：“目前，至关重要的是煞煞投降派的气焰，10月13日以后，省内当局群龙无首，人心惶惶，很多政府要员弃职逃跑；留省者也是战和参半，以省委员赵仲仁为首的一伙劣绅，认为叛军北进江省，有日本人做后盾，无法抗拒，主张和平退出省城，拱手让权给张海鹏……”

马占山脸色阴沉下来，耐着性子听着。

谢珂接着说：“10月4日，赵仲仁之流竟然派了代表，去洮南向张海鹏请命，代表上车时痛哭失声，如丧考妣……”

马占山狠狠拍了一下桌子，怒道：“丢人现眼！”他站起来在地上快速走几步，盯着谢珂和万国宾嚷嚷，“妈拉个巴子的，就这等草包也配在省府任职！”

谢珂和万国宾不再吭声，看着马占山气冲冲地踱步，半晌，马占山站住，瞅着谢珂和万国宾说：“明天开会，我宣布就职！”

5

第二天清晨，马占山身起得很早，身着便装在院子里舞剑。只见他脚步稳健，剑路清晰，一招一式，不紊不乱，闪展腾挪，剑光闪闪……一套剑法使完，他收了式，将剑放在身旁的台阶上，然后掏出手绢擦汗，他一边擦汗一边看着屋里，叫道：“杜副官！”

屋里马上有了回声：“来了，来了……”随声，杜海山从屋里跑出来，来到马占山跟前，道：“主席……”

马占山说：“走，我们到街上转转！”他整整衣服就朝大门口走去……

街市冷冷清清。行人极少，商家关门闭户。

马占山和杜海山并肩走在街上，东张西望，拐弯处，发现前边聚集着许多人，人们手里或筐或盆或布袋都拿着盛粮的家什。

人们有的愠怒，有的阴沉，有的木然，有的冷淡，表情各异。

马占山和杜海山走到人群前，慢慢站定，看看人们又看看粮栈的牌匾，人们也用异样的眼光看看马占山和杜海山。

马占山思忖片刻，走近一位老者，问：“老人家，买米呀？”

老者点点头说：“买米”。

马占山轻轻颌首，又问：“怎么还不开板卖米？”

“这话问谁呢？”老者苦着脸子说：“人家是掌柜的，人家愿意啥时候开板就啥时候开板，谁敢去问人家，问急人了就不开了。”

马占山一怔，轻轻摇摇头道：“买卖咋是这么个做法？”

“唉——”老者长叹一声说：“兵荒马乱的，有啥法子，老百姓遭殃了……”

1931 • 中国抗战第一枪

一个妇女看看马占山说：“先生不是本地人吧？我们这已经好几天不好好卖——米了，掌柜的高兴就卖一会，不高兴就一点不卖，米价也是高得吓人，昨天一天涨了三回价，嗨，真要命啊！”

一个小伙子接茬说：“我们家已经三天揭不开锅了，再这么下去，就得饿死人啦！”

马占山看着无奈的人们，思索一会，然后就朝铺门走去。马占山拍了几下铺门，听听动静，他又使劲拍了几下铺门，叫道：“喂，掌柜的，开门！”

“敲什么敲！”里面粗声大嗓地喊起来。

“掌柜的，卖米吧！”马占山喊着，又敲了几下铺门，“乡亲们等米下锅呢！”

“别敲了，今儿个不卖米！”里面又喊了起来，“再敢敲，老子可不客气了！”买米的人们嘁嘁喳喳地议论起来：

——“先生，别敲了，惹恼了李掌柜，我们可就惨了！”

——“李掌柜可不是好惹的，卜奎城里谁不怕他呀！”

——“他有后台，听说后台在省里当官！”

马占山回头看着七嘴八舌的人们，摇摇头说：“乡亲们别害怕，我敲门让他卖米有啥不对？不买米大清早敲他的门干什么？没错，我敲门没错！”说完又要去敲门。

杜海山走过去说：“来，我来敲……”他走近铺门，出手很重，“梆梆梆——”抬手就是三拳头，“开门，买米！开门，等米下锅呢！”

只听铺里吼叫起来：“哪个狗狼养的这么大胆，成心和我过不去呀！”话音未落，铺门哗啦一声开了，一个彪形大汉站在门口。

与此同时，谢珂从马占山办公室里走出来，走到马占山刚才舞剑的院子里，他东瞧瞧，西望望，“马主席，马主席！”谢珂小声喊着，四下搜寻，“杜副官，杜副官！”谢珂不禁皱起了眉头，没有人影，也没有回声。

谢珂走进屋子，很快又出来，他不再喊了，站在院子里蹙眉思索